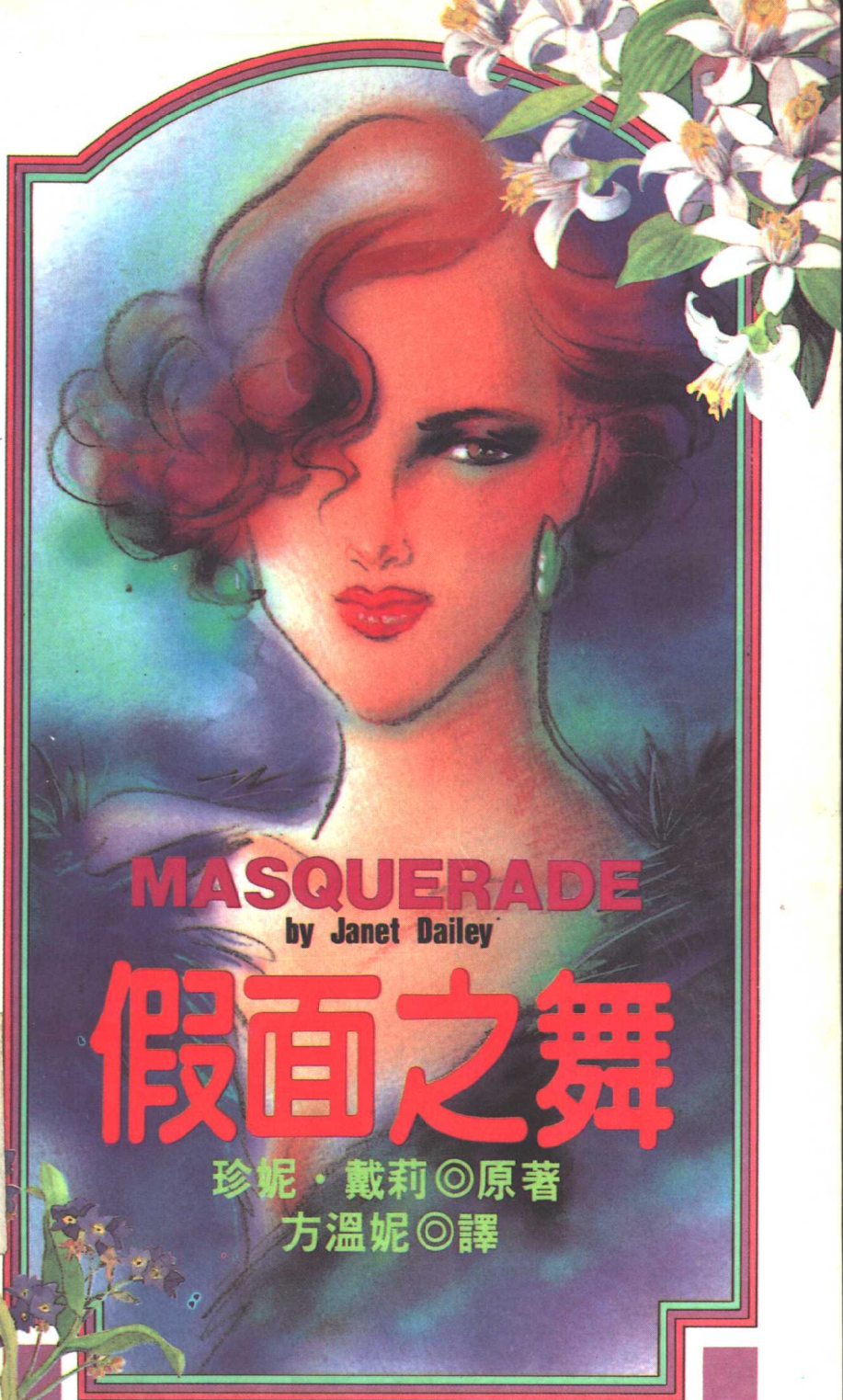




獨家授權 翻印必究

61904

L14-17
14

伊甸園系列
假面之舞

珍妮·戴莉 原著
方溫妮 譯

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莊

(冀)新登字 003 号

伊甸园系列

假面之舞

Masquerade

原 著：珍妮·戴莉

Janet Dailey

译 者：方温妮

责任编辑：于怀新

美术编辑：宋丕胜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地 址：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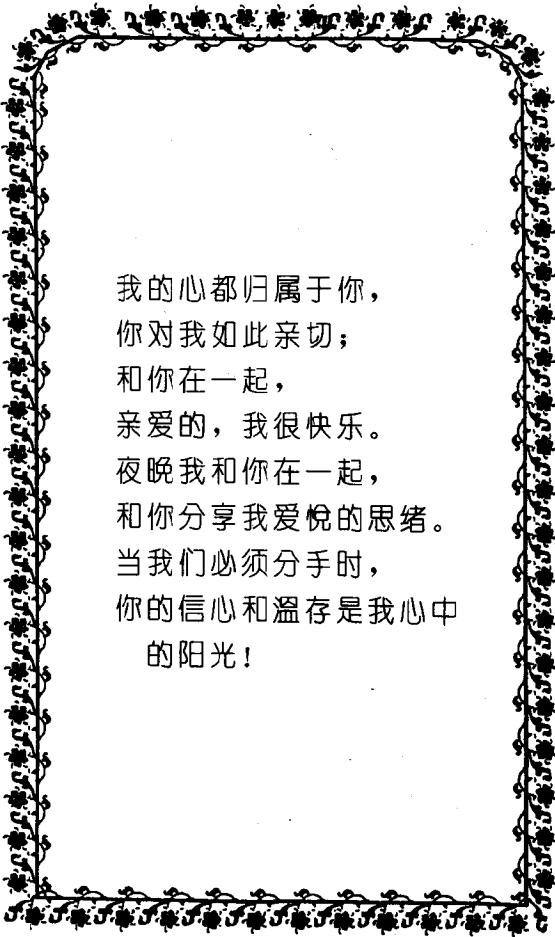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

版权代理：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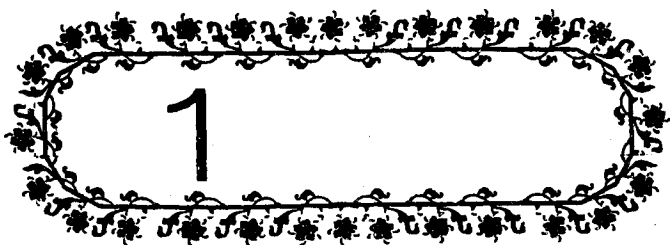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35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80 元

ISBN 7-80505-914-4/I·854



我的心都归属于你，
你对我如此亲切；
和你在一起，
亲爱的，我很快乐。
夜晚我和你在一起，
和你分享我爱悦的思绪。
当我们必须分手时，
你的信心和温存是我心中
的阳光！



她啜着杯中的酒，漠然看着那矮胖男子淫冶地旋动身躯。他打扮成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光秃的头顶围着葡萄叶片缀成的花环，凸起的小腹紧缠着古式布袍。跟他搭档的女子身着一袭简单的黑色小礼服，发上缀满彩带花结，闪亮的粉红眼影和颊上的蓝色腮红，纯粹是节庆的妆扮。他们身旁还有个顶着一头高耸、洒金粉假发，腮边点着一颗痣，身着路易十六时期宫廷礼服的女郎，正和一个一身火红燕尾服，头插魔恶角的男士翩翩起舞。

她别开目光，流眄旅馆著名的屋顶花园。此刻园中悬挂各处的七彩灯笼映照得一片灯火灿烂，柔美的小灯泡缀饰在盆栽树影中，每张桌上摇曳着动人的烛光。今夜，此处是私人化装舞会的会场。有些人盛装赴会，也有些人和她一样只戴着面具。她的面具是精巧地缀着羽毛的手持型，琥珀假面的质地正好配她的衣着和镶狐皮的披肩。此刻她放下面具，露

出优美如雕像的轮廓。四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流泄夜空中的欢声笑语混杂着法文、意大利语、德文、荷语和英语此起彼落，但她却不为所动。所有的人全沉浸在蔚蓝海岸最令人响往的城市——尼斯——嘉年华会的狂欢中，恣意地庆贺一切。人人戴着面具，抛开禁忌，掩藏真相，揭露在每一个假面之后……

揭露。她终于看着他，随着幻象破灭的伤痛与酸苦，涌上心头的是一股怒气。他站在三十英尺外，脸半藏在做成海盗眼罩的黑缎面具后。海盗！汪洋大海上的罪犯。天哪，何其恰当呢！她想道。烧杀掳掠，全为了两个字——贪婪。

她猛咽下一口酒，却咽不下胸臆间的怨怒。她紧握着细细的杯脚。她来这个宴会做什么？为什么她得硬装出天下太平之状？而事实上一切都不再是她想象中的了。

有个服务生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猛然抬头，点点头便朝她走来。她急忙往屋顶边缘走了一步，脚下即是壮观的花园，不远处正是蔚蓝的地中海。她不想再听他的任何解释、任何辩辞。

但他并没有走过来，坚定的步履迈向她左边屋顶平台的入口。她好奇地转过身，看到等待他的身着西装的深发男子，她不由得警觉地僵住了。他来这儿做什么？他该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哪！她紧盯着那个人，离开人潮，退至安静的角落。

他为什么来这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非查个清楚不可。她机警地四处张望一下，便开始接近他们。

“——知道那晚的事了，她前后拼凑，已经猜出我们做了什么和怎么做的。”

“‘我们’？你告诉她我也牵涉在内了？”他口气愤怒，指责地质问道。

“不用我说，我不是告诉你是她猜出来的吗？所以我才打电话，我觉得该警告你。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让她识趣一些。”

他们是在讲她！她差点要从掩身的棕榈叶中冲出去跟他们对质，她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逃不了的，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她一片冰冷。

“如果她不识相，你必须封住她的嘴绝不许她说出知道的一切。她的表现已很清楚，我们不能有妇人之仁，而现在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欧洲随时都有绑架或意外发生，多一桩也只不过多一个统计数字而已。”

一片恐惧袭来，她但觉口干舌燥。他不会同意的……会吗？他不会伤害她，他不能这么做，不会是他！但他侧向着她，右眼覆着面具的眼罩，看不出表情。

一声挫败沉重的叹息。“看来也别无他法。”

不！她不由得后退一步，左右猛摇着头，不愿相信耳中听到的话。

“是你来安排，或是我——”酒杯从她手中滑落，咣啷掉到地上。那两人转头直视着她。她霎时呆住了，他们指控似的眼神令她无法动弹，但她很快转身便跑。“别让她跑了！她会毁掉一切的！”

她回头，看着那张半掩在面罩下熟悉的脸，正追着她跑来，她跑过一个穿着狄加^①笔下芭蕾舞女伶服装的年轻瘦男子，推开通往电梯的门，脑中轰然一片震惊、不信，只知道自己必须快逃。

他冲到电梯时，一架电梯门正好合上，他不耐地猛按另

① 译注：法国印象派画家。

一架电梯的按键，心中满是伴随着罪恶感和绝望的恐惧。他不能让她走掉，否则一切都完了。为什么她看不出这一点？为什么她要这么做？为什么她非逼他如此？

电梯下到一楼，他冲进大厅正好看到她奔出旅馆大门。他慌忙跟出，一辆计程车正好开走。他正举手要再叫一辆，却看到她过街朝马赛纳广场走去。如果他在人潮中跟丢了——他不能任其发生！

但事实却如此，人潮淹没了她的身影。

她在哪儿？黑面具挡住他右半边的视野，他不得不转头搜寻马赛纳广场右侧喧嚣的人群，身后传来哗哗的水声和一名女子的尖声娇笑。他的背后正是广场的喷泉，雄伟的水柱向上喷入空中约四十英尺。他转过身，目光短暂地停在喷泉池中嬉闹的一名黑发深肤的女子身上。是个陌生人。他很快掉开眼光继续寻找，微颤的双手不自觉地紧握成拳头。

他无视脚下满地的五彩碎纸，疾冲到街上。大街的一头不远处是英伦大道，道上闪亮的赌场及宏伟的旅馆是名流巨贾的专利场所。另一头则是尼斯的旧市区，狭窄的鹅卵石街巷、小画廊、露天咖啡座及夜总会杂陈其间，再过去便是天使湾和地中海。

他犹疑着，接着停下脚步，广场周边古旧的红色建筑前巍然矗立着卡通造型假人，一个个高达三层楼，装饰得五彩耀目，仿佛都在嘲笑着他。他猛转向左边，迎视他的却是广场中央戴着王冠、巨大的纸糊嘉年华会之王，吟吟讪笑着他。

他狠狠瞪了那尊巨像一眼，目光很快再扫向万头涌动的人潮。她怎么这么快便消失不见？他搜寻着她缎质礼服的琥珀色光泽，棕发的金光或是别在她颈部的黄金胸针的光芒。但仍不见她踪影，心口不觉又一紧。

背后有人在推他，他直觉地转头，手马上按住黑礼服暗袋里放的薄皮夹。他很清楚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庆典总会吸引不少扒手和狂欢客。不过这回倒是他过虑了，一个头发梳得光洁的德国人举起酒瓶向他致歉，便挽着娇美的女伴施施然走开。

他不经意地抖抖袖上溅到的酒渍，转开脚步。这一瞬间他瞥见了她站在绿树夹道的路旁，张惶地举目四顾，一副随时要拔脚开跑之状。不过她并没有看到他。

他走到她身后抓住她的手，指尖紧握她的披肩。“跟我走。”

她转身仰视他的眼，桀骜不驯地望着他。“跟你走，好让你绑架我或是谋杀我？”

霎时间他浑身一僵。“如果你乖乖听话，不用如此，谁都不会受到伤害。”

“那公司呢？公司就全毁了。”她的目光除挑衅、愤怒外，又多添了一层受伤、指责的神色。“但你根本不在乎，不是吗？”

“我没有别的法子。”

“是吗？”

他更使力抓紧她，不让她抽身，硬把她拖向路旁一株树荫下。“你要了解——”

“我永远都不会了解！”她吼道，接着声音痛楚的说：“你怎么会这样？你是谁？我甚至都不认得你了。”

他对他的厌恶及不信任粉碎了他最后一丝自制，他抓住她的两条胳膊猛力摇撼，浑然不觉自己的粗戾。“你难道不知道危险将至？你怎能如此背叛我，如果你真爱我——”

“不，不要这样！”她的双手举起来要阻止他如此猛力摇晃她，不意面具鞭子似的长柄正好打到他的上唇，他脸上热

辣辣一片痛楚。

他震惊地放开她，手指抚着伤口，舌头舔到了血。她打他！她打了他！他不由得怒上心头，挥手甩她一记耳光。

这一掌的力道之猛让她往后踉跄，“砰”一声她的头便撞上树干，人瘫倒在地上。他打她时的瞬间快感也瞬间消失了。

“老天！不！”他上前上步，不由自主地伸手要扶她。“我不是故意的，我发誓——”

但她没有动弹。

“嘿？”一个操美国口音的人喊道。“出了什么事了？”他很快转头看了一眼，满心的悔恨害怕和罪恶感。犹豫了半秒钟后，他很快跑过对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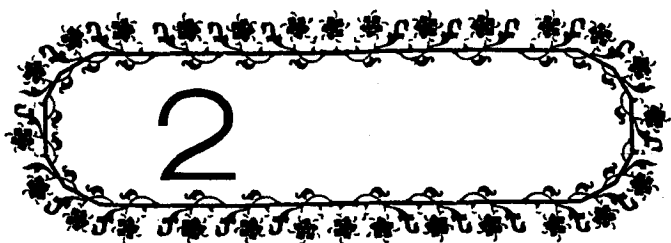
两名身穿T恤和牛仔裤的小伙子跑到瘫倒在树下裹着一袭琥珀丝缎礼服的女子身旁。戴黑框眼镜的那个蹲下来测她的脉搏，另一个肌肤棕褐的金发男子准备要去追逃跑的那人。

“不管他了，布雷。”他的朋友叫他回来。“你追不到的，而且这女孩已经不省人事了。”

“伤得很严重吗？”

“不知道，但我们最好叫救护车来。”

“还有警察。”他的朋友加了一句。



一片漆黑，黑暗中无数的漩涡、黑潮将她吸得更深，让她和遥远的灯光离得越来越远。她拼命挣扎，奋力往灯光游去，心中一个声音告诉她一定要往灯光走。但，好痛，好痛。

她最后一次踢腿往那儿游去，倏然间她到达了——眼皮上一片光灿，她终于到达了。

她挣扎着要撑开沉重的眼皮。为什么光这么刺眼呢？什么事不对劲了，她昏沉沉、迷惑地举目四望，全然不认得平板的白墙和那单调灰暗的窗帘。

有个男子伫立在她床旁，他的五官先是一片模糊，接着才慢慢清晰起来。“我在——”她的嘴唇又僵又干，根本说不出话来。她舔舔唇再试一次：“这是什么地方？”

“美国人。”有人轻声地以法语说道。

她无力地想找出说话者，终于看到站在床尾的一个秃头男人。他身穿套头毛衣、外罩一件松软的软呢外套，貌似和

气的老教授。

“你是在医院里，小姐。”第一个男人回答道。

“医院。”她不觉皱起眉，她不该在这儿的。“我得走了。”她隐隐感觉到自己非走不可。“我必须离开这儿。”她才一抬头，一阵刺骨的疼痛袭来，脑中、眼前又是曾吞噬她、卷走她的一片漆黑。她拼命攀附着说话人的声音，但那声音是那么遥远，听得到却不知他在说什么。她挣扎着，那漆黑的疼痛终于被压抑下去。

“——静静躺着，”现在声音比较清晰了。“不要移动。”

她又张开眼，定睛看着眼前那张平凡、疲惫的脸。“你是谁？”在这张平庸、棕发棕眼的面孔上，她找不出一丝熟悉的痕迹。

“我是辛医生。”他浅浅一笑。“那你的名字呢，小姐？”

“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她皱起眉，为什么她竟想不起来？她越想越想不起来，只觉那一片刺痛的漆黑又一涌而上，脑中压力沉沉。“我——我想不起来了。”她看到医生微微一惊，接着眼睛也眯起来了，她悚然一惊，却强自压抑着。“我怎么了？为什么头这么疼，甚至连用脑想事情都不行。”

“你头部受了伤，小姐——是脑震荡。我叫护士给你止痛药，你好好休息一下。”

“但我的名字呢？我叫什么？”她虽然如此问着，却感激医生要给她药吃，她已经好累，累得无法再控制疼痛，累得无能冲破那层层困惑的浓雾了。

“待会儿，小姐，待会儿我们再一一面对你的问题。”

她没有能力再多说，只能合上眼睛。模糊间依稀听到医生指示某人进来，她感觉他已走开，但却不想张眼看他走向何处，只一径任自己在浓雾中载浮载沉。

辛医生站在她的床尾，拿起病历卡一边作着记录。艾克洛检察官默默地看了他数秒，问道：“她可能会真的记不起她的名字吗？”

“有可能，”医生头也不抬，仍然在病历卡上写着。“像她这种脑部受伤的人在刚恢复意识时常会不知置身何处，部分记忆丧失也并非罕见。但就大部分病例而言，这只是短暂的现象而已。”

“多短暂？”

“很难说，检察官。可能几小时、几天，甚至几星期。”他耸耸肩，写完最后一句，“喀”一声将原子笔尖收起。“你的问题倒使我想到竟然没有人来指认她。”

“是没有人来。”

“就我个人而言，艾检察官，”他将手上的病历交给伫立一旁等待的护士。“我们这位神秘女郎记不起她的名字，我并不觉得很意外。但她已经入院将近三十个小时了，怎么有人会忘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对我而言，这才是奇怪之处。”

“说的也是。”但当艾检察官离开病房时，心中疑惑的不是“怎么”，而且“为什么”。

阳光自窗外洒入，照得那件年轻护士拿来给她看的光滑缎质礼服闪闪发亮。“可真漂亮，不是吗？”矮小结实的护士赞道，她橄榄色的皮肤和深色头发让人一眼便知她是地中海区的人。

她抚着平摊在她腿上的礼服裙摆。“是很漂亮。”她附和道，接着轻叹一声，掩住心中的失望。“但我不记得曾看过这件衣服，更不用说记得穿过了。”

护士望了一眼站在窗边的秃头男人，他今天穿着深灰色

楞条棉夹克，里面是件珠灰色的套头衫，鼻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他微微低头，挥手示意护士把礼服和搭配的披肩拿走。

现在只剩下一只古董胸针和一副镶钻的黄玉耳环了。她也不认得它们，手抚着鬓边轻轻按摩着，想将压力驱走。稍早护士给她服过一种药，吃了后椎心的刺痛便减缓成一股麻麻的昏沉的微痛，但仍使她相当不舒服。但现在她却不要更强的药了——现在她必需要能思考。

“我被送到医院来全身上下只有这些东西？”每次看着窗边的这个男人，她都得提醒自己他是检察官——因为他看起来不像。若要她猜他的职业，她会猜他是老师或校长——那种兼具严峻与和善的权威人士。

“是的，没有别的了。”他摘下眼镜放回夹克的胸袋。“没有身分证、护照、旅馆钥匙，也没有皮包。”

“我的皮包可能给人偷走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护士无法告诉我。你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两个年轻的美国人看到你和一个男人在马赛纳广场不知是在争吵或挣扎。他们认为可能是他打你，也许这就是你嘴边瘀痕的原因。他们看到你倒在地上，其中一人叫了起来，跟你在一起那个男的便逃走了。医院在清洗你后脑伤口时发现些许树皮，后来在出事地点也发现到血迹和跟你发色相同的头发。我们据此假定你是倒地时头撞到树干，也因此受了伤。”

这些她都知道，稍早医生来时已一一告诉了她：嘴边的瘀伤、后脑的裂口在发脚处缝了十三针、脑震荡，还有一种罕见的完全记忆丧失症。所谓的“完全”是指她对她自己的一切全无记忆，但储存的知识却都还记得。

“我知道马赛纳广场在哪里，也知道萨里耶河道的花市。

尼斯在法国，法国首都是巴黎——”她突然顿住。“我怎么会
在马赛纳广场呢？”

“我猜是去参加嘉年华会吧。”

“嘉年华。这个字是从古意大利文 *carnelevare* 来的，原文勉强可译为‘告别肉欲’。”她喃喃说着，记起了更多。“这字的字源是非基督教的，不是吗？本来是希腊人代代相传庆祝繁殖的奇迹所举行的春祭，也是罗马人每年一次的大事，但在罗马习俗里却充满了淫荡腐靡的色彩，随后基督徒将此一仪式吸收入他们的宗教中，成了四旬斋^①之前的庆典。戴面具的习俗传自法国——跟狂欢节 *Mardi Gras*^② 的来源差不多。”

检察官淡淡一笑。“没有任何事能维持它的原貌，不是吗，小姐？”

“我呢？”她的声音紧绷。“我在你眼中看起来像什么？”看他踌躇不知如何作答，她才突然想到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对这副她寄生的皮囊根本一无所知。“有没有镜子可以让我看看我自己？”

他想了想，点头道：“我去拿面镜子来。”他走出病房，不一会儿便拿着一面小镜子进来。

她从他手中接过镜子，神经猝然绷紧，接着缓缓举起望着镜中的影像，先攫住她眼光的是缠在头上的绷带和肿起大半的唇边青紫的瘀痕。她抚着一绺齐肩的棕金发，注视着镜中人苍白的脸色——是没有化妆、灯光太刺眼或医院病服的

① 译注：复活节前夕，不包括星期日的四十天，通常教会要求教徒在四旬斋期要戒食、悔罪。

② 译注：法文原意是四旬斋开始前的最后一天。

单调才衬得她如此苍白呢？

这些都不重要，她的注意力移到她极度细致的五官：优美的颧骨、柔和的颞线、饱满的天庭、弧线清楚的下巴。她的眉峰微浓，弯成两道淡棕色天然美妙的弧形。淡褐色的眼珠，深棕色浓长的睫毛，颊上有些许淡淡的雀斑。饱满柔和的嘴唇，唇角只要微微上扬，腮上便浮现迷人的酒窝。撇开眼中那一抹疑云，镜中的影像有股大胆、骄傲、勇于追寻挑战的神采。

‘这就是她？她满心挫折地放下镜子。还是没用，她连自己的脸也记不得——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是谁呢？”她不耐地说道。“我住在哪儿？做什么事？我没有家人朋友吗？我已经在这医院快两天了，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我？我会是单独来尼斯的吗？那件礼服——”她记得礼服上设计师的商标。“是圣罗兰的。这是否代表我很有钱？”

“可能。”检察官同意道。“不过礼服和珠宝也有可能是多金的情人的馈赠。蔚蓝海岸总是吸引那些无比多金的游客，而相对的，这些人也吸引美女前来此地。”

“你认为我是这种女人。”

“也许。”他不置可否地耸肩。“不过时下这些美女大部分都是碧姬芭杜拙劣的模仿者而已，披着一头微乱的金发、玲珑有致的身材再加上一张噘起来的樱桃小嘴。很少人拥有你这种高雅、来自上层阶级的气质。”

“我想这算是恭维了，谢谢。”她带着一丝幽默喃喃道。

“我是在赞美你。”他也学她的口吻笑道。“总之，美女可能会单独来尼斯，但很少单独很久。”

“所以你认为我应该认得跟我有争执的那个人？”

“你们两人大概是情人之间的口角，要不就是他想认识